



# 史诗不朽 我心昭昭



## 大写的答卷人

□ 李溢春

八达岭隧道恰好从青龙桥车站詹天佑塑像凝望的脚下穿越,在地理空间上新老京张铁路奇迹般地在此被定格为“大”字。

70年前,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“进京赶考”时,最后一段就是从涿州登上火车进京。当时京张铁路线上的清华园车站,就是中共中央“进京赶考”下车的“第一站”。

现如今,随着京张高铁——清华园隧道的贯通,百年清华园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,但是中国的钢铁脊梁却不断延伸并强壮起来。最为神奇的是,因受当时施工技术和条件限制,詹天佑在设计修建京张铁路穿越关沟段一座小小的山包时,不得已修建了著名的“人”字形铁路。这个伟大创举虽然至今被我们津津乐道,却也难以掩饰历史的真实与现实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复兴的梦想从未间断。110年后,当京张高铁即将迎来开通之际,八达岭隧道恰好从青龙桥车站詹天佑塑像凝望的脚下穿越,在地理空间上新老京张铁路奇迹般地在此被定格为“大”字。是历史的巧合,还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最新的图腾和“集结号”?毋庸置疑在每个炎黄子孙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解读和理解。

无独有偶。近日,北京大兴机场投运前的第一次综合演练惊艳开场,这其中连接市区与新机场的京雄城际铁路,也已经全线铺轨完成,即将迎来联调联试的最后攻坚。与此同时,作为目前雄安新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条钢铁大动脉——津保铁路,从2015年年底开通运行以来,短短4年时间就已经连续进行了12次调图扩容,列车也从最初的9趟并喷式增加至94趟,增幅高达944%,扩容增幅之快非同一般。从今年7月10日起,首次增加了到香港西九龙站的复兴号高铁列车。以雄安新区为核心,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京津冀一小时高铁工作生活圈渐成规模。包括京津冀在内的神州大地上,一张日益延伸不断完善的高铁网,正在把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。

从“进京赶考”争取考个好成绩,到如今交上新答卷,让人民来评判。70年来,一代又一代铁路人守候、呵护着新老赶考路。从卢汉铁路到京广铁路,从京广高铁到京张高铁、京雄城际,从木道尺到合金道尺再到电子道尺,从短钢轨到长钢轨再到无缝线路,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和谐号、复兴号,并以此为契机迎来了雄安新区成立和建设的新时代。一代代铁路人不间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,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铺设在新中国的大地上,为一路加速的共和国列车注入强大动力,助力民族复兴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梦想。



## 夏之声

□ 涂玉国

从来没有一种声音,像夏天这么情感丰沛、忽高忽低,既可以令大地颤抖,也可以细雨滴荷、草虫低语。

夏天,在清晨划过沉睡麦梢头顶上的一声布谷鸟啼叫中拉开序幕。

从来没有一种声音,像夏天这么急急匆匆,嘈嘈切切、迫不及待;从来没有一种声音,像夏天这么高歌猛进、狂热奔放,如宏大战场上战马嘶吼、金戈交加;也从从来没有一种声音,像夏天这么情感丰沛、忽高忽低,既可以令大地颤抖,也可以细雨滴荷、草虫低语。

夏天,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季节。对有经验的庄稼人来说,却可以摸准它的脾气。“云往南,暴雨翻船;云往北,稻场晒麦;云往东,一场空;云往西,雨凄凄。”从一片云彩奔跑的方向预判天气的好坏,这是代代传承的生活经验。

小时候,只要看到大团大团的乌云往南奔跑,我们便会赤着足、光着膀子站在院内大声吼唱,“风来了、雨来了,老嬷嬷背个鼓来了……”尖俏的语音还没落地,黑压压的乌云便跑到了头顶上,霎时狂风卷着杂草树叶沙土,在半空中发出刺耳的怪啸或呜呜声,接着一道道树枝状的闪电倏地撕裂天空,把黑沉沉的天空扯出一道光亮来,那轰隆隆的雷声前后脚就追到了,发出惊天动地的狂响。接下来便是漫天漫地的雨声了,嘶嘶啦啦,噼里啪啦,宛若炒了偌大一锅黄豆,到处都是“啪啪”的炸裂声。一粒粒雨点砸在地上“噗噗”作响,砸在泡桐阔大的手掌上“叭叭”作响,砸在瓦屋上则“呼呼咚咚”发出低沉的声音。

夏天的雨,偶尔也会安安静静,从从容容地像一个雨巷中撑伞独行的少女。当荷塘的莲叶正无穷碧的时候,淅淅沥沥的雨滴在荷叶上发出“嗤嗤”的轻响来。等到积攒多了,那宽大的荷叶身子一扭,颗颗珍珠般的雨珠便“吧嗒嗒”地滚落在水面上,溅起朵朵细碎的水花。

夏天最火的歌手,莫过于鸣蝉了。初夏时的蝉鸣,高一声低一声地在风中起起落落,听起来颇有点“居高声自远”的意味。但到了盛夏,那些蝉声也被热得失去了节制,失去了耐心,疯狂地攀附着门的大小,“知了知了——”的叫喊声直让人头皮发麻。特别是暴风雨来临前夕,那种无处不在、声嘶力竭的噪声简直让人如坐针毡,有种快要发狂的感觉。

不过,这些聒噪声并不能持久,等到蝉声哑哑时,等到那些声音开始发闷时,秋天,开始缓缓走来了。



在广东韶关南雄的上朔村,71岁的李英成正在展示父亲李盛发的奖状。

□ 陈莹莹

能走就走大路,不能走就走小路,如果小路不能走就爬山。总之,你们在前面开路,就由你们决定,不要等着指示,以免耽误时间。

“大方向”三个字,让李聚奎记了一辈子。他的儿子李生雨说,毛主席交代工作时常用“大方向”三个字,熟悉的话语让父亲心里充满了希望,带领红三团一路涉险过关,保护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通过粤汉路。父亲常说,只要大方向走对了,哪怕经历一些迂回曲折,最终总能到达胜利的彼岸。对于人民军队来说,党的正确领导,就是大方向不偏移的根本保证。而李聚奎对子女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“我这一辈子,跟党是跟定了,党叫我干什么,我就干什么!”

不朽的史诗里,有无数牺牲者和幸存者。

1935年初,苏区中央分局、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级机关、部队,在仁风山地区陷入重围。为保存实力,陈毅下令部队向赣粤边境山区突围。战友贺昌突围失败,与敌人打得只剩下一颗子弹,毅然高呼“红军万岁”,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了自己。陈毅得知他牺牲的消息,摘下军帽,满含热泪,在《哭阮啸先、贺昌同志》里写道:“哀哉同突围,独我得生全。”

一辈子奉命调换了44个单位、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的李聚奎,常常追忆老战友的故事,却很少讲自己的故事。他不愿给别人题词,实在无法推辞时,落款都是“老战士李聚奎”。子女问为什么,他说,自己只是一名“幸存者”。“战争年代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哪!能活到解放的,都是幸存者。”给自己定位“幸存者”的李聚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,

只要大方向走对了,哪怕经历一些迂回曲折,最终总能到达胜利的彼岸。对于人民军队来说,党的正确领导,就是大方向不偏移的根本保证。

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,你在不在瑞金?”  
“怎么不在?那时开全国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嘛,提灯会,放焰火……真热闹!”

“你还记得白塔?”  
“哪样不记得?锦江、云龙桥、白塔、笔架山、红军烈士纪念馆……只要一闭上眼睛,就会浮现在面前。”  
“你想中央根据地了?”  
“不想?”

出自杨尚奎《红色赣粤边》的这段对话,在赣粤边坚守对敌作战的红军战士们间再常见不过。自1925年开始,党指挥下的革命武装斗争在这里从未间断,直至全国解放。这片英雄的土地上,革命的火种不灭,红旗不倒,史诗不朽。

不朽的史诗里,人们追寻着同一个大方向。

《红色赣粤边》这本书,彭霄和弟弟



红军战士冯达飞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批飞行员。在广东清远连州的冯达飞纪念馆,少先队员正在缅怀这位英烈。



## “复读”21年的文豪

□ 李哲

大器晚成的曾巩撇去了一切浮华,不喜空发议论,只愿求实务实,其为人做官本

就低调,行文更是朴实精炼,毫无矫饰。

伏天难熬,尤其是翘首等待录取结果的学子。高考,可谓年轻人的第一道坎儿,有人金榜题名,有人名落孙山,几家欢喜几家愁。然而,放眼漫漫人生路,这个坎儿充其量是个小土堆,如果一次不行,两次三次定能跨过;即使没有跨过,这个小坎儿带来的落差也一定能够用日后的勤奋来弥补。

历史上就有位人物,年少成名,然而18岁首次赴考却落第而终。更令人沮丧的是,他继续寒窗苦读了整整21载,直到39岁才高中进士。期间,他历经了父亲早逝、归乡种田、贫困病弱、养育4弟9妹的艰辛,也历经了同乡人“三年一度举场开,落杀曾家两秀才。有似檐间双燕子,一双飞去一双来。”的冷嘲热讽,却始终没有沉沦意志,没有妄自尊大。经过数十年的力量积蓄之后,不再年轻的他一跃而至人生的高峰。如今,整整千年过去了,人们依然吟诵着他的名字。

这个足足“复读”了21年的古人,就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南丰先生——曾巩。在这个难熬的伏天里,我们一起来看看,多年落榜和复读的经历到底给曾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?

### 为人,经得起命运颠簸

《宋史·曾巩传》曾记:“生而警敏,读书数百言,脱口辄诵。年十二,试作《六论》,援笔而成,辞甚伟。甫冠,名闻四方。”立足人一生的发展,年少成名往往并不是好事,这些浮光掠影的名气总是会给人带来包袱,带来狂傲,带来性格上的弱点。许是上天怜才,从18岁落榜始,命运便给曾巩设置了一道道磨难,苦

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。这些经历让曾巩越来越脚踏实地,越来越经得起锤炼,他开始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、更加深邃的思想去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命运,并写出了《墨池记》等一批传世名作。

“伏久者,飞必高”。北宋嘉祐二年(1057年),39岁的曾巩终于上榜,他的两位弟弟、一位堂弟、两位妹夫也同科考中。几年后,又有多位弟侄金榜题名。在乡野间的穷困大家庭中,一门十进士,堪称奇迹。作为兄长的曾巩,便是这个奇迹背后的推手,是这个大家庭中打不倒摧不垮的主心骨。

文以载道,观文知人。在《墨池记》中,曾巩曾袒露心声:“羲之之书晚乃善,则其所能,盖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,岂其学不如彼邪?则学固岂可以少哉,况欲深造道德者邪?”王羲之的书法是到了晚年才登峰造极,他的一手好字绝非天成,后世为何没有人能够超越他?还是下的功夫不够。因此,无论是学习,还是修养道德,都可以止步。

处于人生低谷之中的曾巩,能够拥有这样的觉悟,足可预见其为人必日臻完善,其做事必大器晚成。也难怪朱熹尊其为“醇儒”。

### 为官,心思落得到实处

北宋熙宁二年(1069年),曾巩离京外任,开始了长达12年的地方官任职经历。

治理一方水土,难点不在政策本身,而在于执行政策的分寸。再好的政策也抵不过“一刀切”带来的后患,唯

有审时度势、务实精准,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。任齐州(今山东济南)知州时,因修黄河,朝廷要从齐州抽调两万壮丁,按注册户口计算,当“三丁抽一夫”。然而,极为务实的曾巩并未简单执行,他首先做了一件麻烦事:人口普查。从下至上,层层上报,反复核实,剔除了各种漏登、盲报之弊后,曾巩得到了最准确的数字。经过计算,他发现,“九丁抽一夫”就足以满足需求。曾巩这一务实的作风,使许多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。

在洪州(今江西南昌)知州任上时,恰逢朝廷派兵征讨安南(今越南),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。俗话说“匪过如梳,兵过如篦”,军队每过一地,都惹得民声怨沸。面对这个任务,务实勤谨的曾巩提前做出了周详筹划,从军队驻地地点、路线到劳军物资的采购、运输、仓储,都安排得科学有序。最后,大军过境,秋毫无犯,许多老百姓甚至都没有察觉到此事。

于官场而言,曾巩的这些作为耗精费神,全是幕后工作,换不回多少“政绩”。也许正是曾经蛰伏的经历成就了曾巩不浮夸、不造势、少说多干的性格,使他甘愿深入到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琐碎之事中。

好官百姓知,在曾巩任满离开齐州时,“州人绝桥闭门遮留”,老百姓紧闭城门不让曾巩离去。至今,我们仍可以在济南大明湖看到青石墙壁上镌刻的曾巩事迹,看到南丰祠里的曾巩雕塑。

### 为文,能撇去一切浮华

细数“唐宋八大家”,韩愈、柳宗元、



曾巩像

欧阳修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,其中,不少人总会漏掉曾巩的名字,似乎也少有人能够背出他的诗文。

然而,与此印象严重不符的是历史人物对曾巩的高度评价。王安石曾道:“曾子文章众无有,水之江汉星之斗。”;欧阳修认为:“过吾门者百千人,独于得生为喜。”;朱熹曾感慨:“予读曾氏书,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,何世之知公浅也。”;清人张伯行编纂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,共选录八大家文章316篇,而其中仅曾巩文就达128篇,独占四成。

既如此,曾巩为何在今人心中寂寂少名?笔者认为,原因在于大器晚成的曾巩已撇去了一切浮华,不喜空发议论,只愿求实务实,其为人做官本就低调,行文更是朴实精炼,毫无矫饰。因此,曾巩的文风,历代评价都不离几个关键词:“质朴、淡雅、中平、冲和、少文”。

大浪淘沙始见金。2016年5月,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,曾巩的《局事帖》以2.07亿元的天价成交,展现了其惊人的价值。《局事帖》是曾巩晚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,延续其一贯的精炼风格,这封信仅有短短124字。收藏家马未都曾戏言:“这一个字相当于一辆法拉利,所以别再说法拉利多值钱,它就值一个字的钱。”

斗转星移,今年已是南丰先生曾巩诞辰1000年。让我们走近千年曾巩,从这个“复读”21年的文豪身上汲取人生的力量。